



王少楼唱腔集

中石



主编 王学栋

中国戏剧出版社



J642.41
2012/

阅 览

王少楼唱腔集

主编 王学栋

记谱 曹祖恩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少楼唱腔集 / 王学栋主编.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104-03412-4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京剧-唱腔-选集
IV. ①J64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2807 号

王少楼唱腔集

责任编辑: 刘建芳

责任印制: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人: 樊国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网址: WWW.theatrebook.cn

电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读者服务: 010-58930221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100097)

印刷: 北京市大兴县正大印刷厂

开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张: 16

字数: 400 千

版次: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104-03412-4

定价: 68.00 元

版权专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刘曾复口述 刘建芳整理

我是王少楼的知音，今年是王少楼先生百年诞辰，我比王先生小三岁，今年 97 岁，可以说是王先生的同辈人，我父亲刘诒孙，民国时期曾任总统府的秘书，他酷爱京剧，与著名武旦阎岚秋（九阵风）交谊甚深，所以自 1920 年初（六岁）开始，我便与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阎岚秋经常带我到京城各大戏园去看戏，有时还把我带到后台，所以，在王少楼还是童伶的时候，我就经常看他的戏，而且与他认识。不过，我印象中他比我早熟，那时，我们在后台跑过来、跑过去的热闹，而他总是站在台边，规规矩矩、静静地观摩台上演员的表演。

我以为王少楼与京剧的缘分是与生俱来的。他出生于京剧世家，他的父亲王毓楼是大武生，姑母王明华是梅兰芳的原配夫人。他九岁开始学戏，十二岁就搭斌庆社演出，他的父亲对他抱了很大的期望，在家里还特意请高庆奎、张春彦、李鸣玉等知名的老演员为他说戏。王少楼天赋很好，他人长得俊秀，扮相非常有魅力，他的嗓子清亮，调门很高（后来参加“鸣和社”为了与程砚秋先生同调才降低了调门），而且他的音色纯厚、圆润、独具韵味，用行话来形容就是很“挂味”。他最初是学的谭（谭鑫培）派，后来才改学的余（余叔岩）派，所以他谭派、余派都能唱，他在童伶时代就是须生中的翘楚，在北京、天津、上海很有号召力，尤其是天津的观众特别喜欢他，我 1937 年—1938 年曾在天津居住，每次王少楼来津门演出我都会去看，王少楼演出时剧场那场面真是热闹非凡，座无虚席不说，而且演出过程中观众叫好声连连不断。可以说他是学“余”有成的大家，我记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戏剧界很有影响力的《戏剧月刊》曾多次专门撰文介绍、评论他，认为他是得到余叔岩真传、可以继承余叔岩衣钵的后起之秀。王少楼所演的戏我都看过，因为王少楼的父亲对他要求很严格，所以他的基本功非常扎实，作为老生演员，他不仅文戏唱得好，他的武老生戏，比如《定军山》也非常精彩，我认为他是真正能做到“文武昆乱不挡”的一位好演员，只可惜他离开舞台太早了些。

《王少楼唱腔集》一书是根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百代”等六家公司为王少楼先生灌制的三十六张唱片整理、记谱的，此书出版绝对是一件大好事，尤其是在王少楼诞辰一百年之际出版，如果那些唱片也能重新出版就更好了。

是为序。

纪念王少楼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梅葆玖

被誉为“余派”全才的王少楼老师，是我们梅家的近亲。我们家的王明华夫人是他的亲姑母，而他的夫人徐咏芬是徐兰沅先生（我父亲的姨夫）的长女。我姐姐葆玥的余派戏均得益于王少楼老师。

建国前的老唱片公司，如百代、胜利等出唱片数量最多的老生行中，除马连良先生，就数王少楼了，就是因为他的唱、念、做、打特别规范，被内外行称为“学余最宗、最为神似”的全才。先生曾与程砚秋合作十年之久，可惜壮年时嗓音失调脱离了舞台。

建国后他一直在戏校辛勤耕耘，现在约五十岁上下的演员都知道王少楼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为京剧事业培养出了众多的新一代京剧人才。

王少楼先生作为著名戏曲教育家，谦逊、真诚、和蔼，为人师表。我们今天纪念他、学习他是很具现实意义的，应该很认真、很严肃地学习他所追求的、所提倡的“规范美”、“范本美”在京剧发展中的重要性和指导性。

我希望青年演员、在校学生、研究生，好好思考“范本美”的精典所在，不断地继承传统，在继承中求升华、求发展。

于2011年

忆我的奶师著名艺术家、教育家王少楼先生

张学津

今年是我的奶师王少楼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他是一位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自幼先学武生，后学老生，曾拜余叔岩先生为师。1930年应邀参加程砚秋先生重组之“鸣和社”，与程先生合作有十年之久。他们合作的戏有：《朱痕记》、《四郎探母》、《贺后骂殿》、《武家坡》、《御碑亭》等，王先生常在倒第二压轴唱自己的正功戏，如《定军山》、《阳平关》、《击鼓骂曹》、《南阳关》等。据沪上记者评论：“王少楼身段不俗，台步潇洒，念白韵味醇厚，真令人拍案叫绝。”1941年，王先生决定个人挑班唱戏才脱离程先生的秋声社。

据说，有一天王先生在上海演出，唱“法门寺”时，有一观众趴在舞台房顶的玻璃天窗上看戏，突然掉下来正落在他的身边，因受意外惊吓嗓音失润，以后即脱离了舞台生活。

我们从他唱片中可以听到他当年的唱法完全继承了“余派”风范，尤其是那张《珠帘寨》，他一人唱俩，李克用与程敬思的对唱〔流水板〕，展示了他何等的功力！灌唱片是一气呵成的，不像现在可以一句一句的录再接起来。谭孝曾常说：“我爷爷（指谭富英先生）说：‘你们王先生嗓子要是不坏没有我！’”这就是谭富英先生给予王少楼先生的评价。

1952年王先生应邀到北京私立艺培戏曲学校任教，他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教育家。今天我们纪念他，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如同昨日，他一直活在我心里，使我又回到童年时代。1952年2月12日在陶然亭一座小破庙叫“松柏庵”成立了“北京私立艺培戏曲学校”，我报考了插班生。

考我的就是王少楼先生，当时只有四十多岁，身穿一套蓝布中山服，足下穿一双千层底黑帮中式圆口布鞋，留着分头，非常整洁，面目清秀，鼻梁端正，即严肃，又亲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在后大殿西跨院北屋，我进屋向他鞠一躬，他面带笑容，问我名姓后，又问我跟谁学过什么戏？我说：“是陈喜光先生给我开蒙，学过《教子》的娃娃生‘小东人’和《捉放曹》。”他便叫我唱一段“听他言”〔西皮慢板〕，我被录取了，但给我分到小生组。

每天早上五点就与三弟学济走读，那时路灯不亮，地又不平，就打着灯笼，不管下雨下雪，从南横街奔珠巢街胡同，向南穿过红土店过街楼，再到自新路才到学校。

孟庆惠先生教我们学《铁弓缘》念上场对儿：“来在大街上，忽听闹嚷嚷”，因改小生用

小嗓发声，我找不到亮音，可能老师们研究因材施教吧，没学几天又调我到老生二组陈少武先生那里上课。

陈少武先生会戏很多，可称“戏包袱”，正教《演火棍 打焦赞》的杨六郎。有一次合排叫我饰演杨六郎，我坐在后面看杨排风要与焦赞比武，孟良与焦赞打赌说：“你若不胜那排风，你就叫她一声亲娘！”“好，你我二人击掌。”这时该我六郎站起来说：“呵，慢来慢来，你二人打赌，愚兄我做一保官。”我也没脚步就很随便地走过来，陈先生当场就说我：“你干嘛哪？逛大街哪？”就给我换下来了！后来跟陈老师又学《铡美案》陈士美，唱念都会了以后，王少楼老师便给我从唱到念单独加工开小灶。

王少楼老师每天上课都是长起调门高声唱念，等于在舞台上一样，这样日久天长嗓子就有了耐力，不会一唱就哑。王老师发音位置很高，他高兴笑的时候声音像一串铃声“呵呵呵呵！”他上课要求的地方我当时就领会，下课我再反复背、记熟，再往下学新的就特别高兴！唱、念达到要求后便排身段了。练脚步，先走单步，王老师告诉台步的要领：“先迈左脚勾脚面，蹬脚后跟，亮靴底时要耗一分钟，再迈右脚，这样反复练习，要达到脚一抬就是这个标准，上身不晃脚站稳了，再走双步连续走了。”

当时学校穷得没有练功的服装，王少楼老师便给我们穿上他曾在舞台上用过的“宝蓝褶子”作为排练服装，钉两个带袂，挂上玉带，当红蟒。再练怎样抖水袖，他教我要用大拇指尖对准袖口中间缝，向上一挑水袖就自然平整地叠在袖口上，这个动作非常重要，因每个人物服装只要是蟒、披、官衣、褶子都有水袖，上场抖袖、叫头翻袖，单手、双手翻动水袖花的动作，都要反复抖上抖下，这是必练的基本功。

使我最难忘那一节课，是蹬上厚底靴、戴上髯口排陈士美的第一个出场。王老师嘴里念道：“有请驸马‘咚咚（吹打）65321 嘟…呛’。”我刚走几步他就说：“回去，怎么不抬眼睛？再来，‘嘟…呛’回去，瞪眼干什么？一出台眼睛看哪？”他说：“眼睛要平视看二楼的底沿边那个高度，看高了台下观众看你翻白眼！看低了楼上观众看你没睁眼，记住要看这个高度，再来，‘嘟…呛’回去！”我问先生走几步呀？先生说：“走几步得看舞台大小而定，要灵活掌握呀！不是死数。再来，‘嘟…呛’回去。”又讲：“角色的第一出场非常重要，要领神，聚光把观众的眼睛聚到你身上，走出驸马爷的威风气魄来。”就这一堂课，我连台帘都没走出来！现在有人说我的出场不一样！是王老师当年这么严格的要求我才有的，使我终生受益、没齿难忘。

1953年1月10日，艺培戏曲学校在西单长安大戏院首次公演。长安大戏院在西单路口东边，大街上还跑有轨电车，剧场大门是坐南朝北的（现在的地铁站出口），当时最繁华的地区，两边有大地西餐厅、包子铺和天源酱菜园等。剧场门口两边墙上，有两大块红油漆的

水牌，上边有灯照着，写着演出剧目和演员名单的广告，一尺多大的字，用大白粉写的，可以改动，因故改戏、换人一擦再写非常方便，在马路对面都能看清是谁演什么戏。到了剧场后先叫我们走台、站地位，因舞台比课堂大，要站满舞台。

扮戏前先到赵德普老师那（三衣箱）取水衣子、胖袄、彩裤、靴子，洗完脸，上二楼，到赵祺霞老师那给我拍油彩扮戏，他将肉色油彩用双手揉匀再抹在我脸上，他手有点重，拍在我脸上拍拍直响，而华世香先生化妆动作就很轻柔的。化好妆王少楼老师给我穿彩裤、蹬靴子，再到盔箱王文俊老师那勒头（他当年是给金少山先生勒头的）。王少楼老师告诉我“早扮三光，晚扮三慌”，早扮不赶时间，来得及，晚扮三慌，赶赶落落，上台心慌就会忘词！然后到大衣箱曹海泉曹大爷那穿红蟒上玉带，二衣箱由王春泰老师管，再到盔箱上甩发，戴驹马套翅，戴上髯口黑三，我就变成一位驹马爷了。王少楼老师又嘱咐我第一次登台别紧张，在心里默背一遍词，又给我喝口水，就该我上场了。多少老师在后台为我付出辛勤劳动、心血和汗水呀！我才能登台演出。我没有叫老师失望，圆满完成了演出。我第一次演给观众的正戏是《铡美案》，从此我由老生二组调到一组。

王少楼老师早上6点就看着我们喊嗓子，练“依”、“啊”两个音，由低到高，打引子、念定场诗、道白，再上课教戏，吊嗓子，教法儿，一学就是七年。

1953年2月9日艺培戏曲学校成立一周年，董事会三十七位委员，根据学校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的境况，在这些困难亟待解决的关键时刻，由梅兰芳董事长宣布从今天开始北京市民办艺培戏曲学校由北京市政府接管，改名为北京市戏曲学校。从此学校走上了正轨，先开始盖两排平房，学生可以住校了，上午学戏，下午上两节文化课，再排戏。后来又在庙门东边盖起排练厅，有了小舞台，每周都有新学的戏在排演。

彭真市长经常来学校或到剧场看戏，解决我校困难，看我和李玉芙的坐宫，我演杨四郎穿的红蟒短了，别的服装也旧了，都不能穿，就批专款做新的。还叫我们在校公演时要登报写名字，他说：“让社会早熟悉，科里红，将来毕业，观众早就知道他们了。”

王少楼老师教我们剧目是全面的，唱、做、念、打、文、武各方面都有，如：唱工戏《大探二》、《辕门斩子》、《失空斩》、《朱痕记》、《洪洋洞》，官衣戏《黄金台》、《法门寺》，做工戏《打棍出箱》，靠把戏《定军山》、《阳平关》，短打戏《打渔杀家》，箭衣戏《四郎探母》，褶子戏《乌盆记》、《捉放曹》，老头戏《三娘教子》等等。不同的剧目要求，掌握不同的基本功。

《定军山》靠把戏这是老生必学的基础戏，每天早上老生组扎上大靠练大刀下场，王少楼老师教跑圆场的要领是：立住腰双腿下存压着步，这样靠旗才不动，要是直着腿走，就一步一颠靠旗来回摇，老师还拉着手带我们跑。这大刀下场，三个大刀花，同时向左转三个身，刀攥总打在右边靠旗上，串腕回身向右转身又打在右边靠旗上，啪啪直响。王少楼老师就带

我们到教武花脸组的郭静安老师那里，请他指导我们，郭老师看后说：“是夹着膀子的原故，要伸开膀子看着刀攥才碰不上靠旗。”真灵！我按照他所说的去做，果然不碰靠旗了。

王少楼先生教的大部分戏都是我第一个唱的。他还在全校上戏曲理论知识课，唱要讲“字儿”、“气儿”、“劲儿”、“味儿”，既生动，又好懂，深入浅出。

王少楼先生上课时总抹“清凉油”，闻“薄荷冰”，后来才知道因先生患有血压高，病情很危险！高压已到220汞柱，医生开的叫他“全休”的假条他一张也没用，他不顾个人安危，还坚持给我们上课，那时我们年纪小，不懂关心老师，后来想起真是太后悔了。

1958年排演现代戏，将电影《祝福》改编成现代戏，李玉芙的祥林嫂，我的贺老六，王老师设计了唱腔。在大跃进的热情下，老师们从家拿来旧家具，八仙桌、太师椅、香炉蜡扦作为台上的道具，我从家还拿了件蓝布大褂，演贺老六时台上穿哪。

1959年毕业后我又去王少楼老师所居住的虎坊桥梁家园小四合院，在他家里学了五出戏，《击鼓骂曹》教我鼓套子时，王老师叫我坐在小板凳上，拿鼓槌敲床沿上练腕子，后来又学了《武家坡》、《大登殿》、《李陵碑》、《秦琼卖马》。王先生喜欢收藏“洋画”，曾叫我看，那时一盒烟卷里有一张，要凑齐一套“三国”《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人物非常不容易。

1966年“文革”开始了，帝王将相赶下舞台，王少楼先生为了不荒废学生的宝贵时光坚持上课，还特意叫我给他唱现代戏《箭杆河边》“劝二赖子”的唱腔当教材。我一遍又一遍地唱，求他指正，他教学认真、负责的精神太感动人了，令人肃然起敬。这样优秀的艺术家、教育家在“文革”中脖子上被挂上“反动权威的牌子”，这牌子走出校门上公共汽车回家也不许摘，他受到人格和尊严的污辱，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伤害。

王少楼先生一生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忘我地工作，他工作上精益求精、认真负责，为人谦恭、儒雅、平易近人，传徒授艺、诲人不倦。

王少楼先生，您的美德永留人间，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2011年5月5日

学余终生不懈 爱徒胜过爱己

——纪念王少楼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张永和

王少楼先生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著名教育家。今年，适逢其诞辰一百周年，其家属撰文并出版他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灌制的三十六张老唱片所整理出的曲谱，以飨热爱京剧艺术、特别是仰慕余叔岩艺术的观众和读者，这显然是非常有意义的。

笔者和王少楼先生只见过一面，说来话长。那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的好友刘建华先生，当时任北京市戏曲学校教务处秘书，我和刘先生时常在戏校谋面，而当时王少楼先生也在北京戏校工作，担任戏校教务处主任。有一次，在教务处的办公室内，我和王少楼先生不期而遇，经刘先生介绍，我才知道面前这位朴实无华、不善言辞的先生竟是大名鼎鼎、教学有成、昔日著名余派老生耆宿王少楼先生。我与王少楼先生相识、相交仅此而已，但我与王少楼先生唯一的侄子王学栋先生沾亲带故，我与王少楼先生的弟弟、也即王学栋先生之父王兆震先生曾谋面数次，其人敦厚、少言、谦和有礼。弟兄骨肉相亲，性情相近，故王少楼先生也正如熟悉他的人所说的那样朴实、厚道，有谦谦君子之风。

吾生也晚，我没有在舞台上看过王少楼先生演出的盛况，但我曾经看过不少昔日的戏剧杂志，如上海的《戏剧月刊》、北京的《立言画刊》、天津的《游艺画刊》等，都曾有多篇文章对王少楼先生的老生艺术、舞台风采有较全面的报道和评论。对于他追慕前贤、立志苦学、苦研余派（叔岩）艺术卓有成绩，蔚为大观，都给有盛赞和褒扬，并给予极大的期望。如果不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少楼先生在上海的一次演出中，受到流氓、地痞的恶毒迫害，以致嗓音发生了变化，其学余的成绩不可限量。

其二，此次我又有幸聆听了少楼先生这三十六张、七十二面的老唱片，给我的印象的确是不同凡响。首先，少楼先生有非常好的天赋，他的嗓子高亢嘹亮，高、中、低音俱佳。再有，也是极重要的一方面，由于他有极好的师承，自幼受益于多位名师的教诲，特别是少年时就有机会观看、聆听余叔岩先生的演出，耳濡目染，已属不易，返回家中，又反复研习，务期学其形似和神似。最难得的是，少楼先生十二岁拜入余叔岩门下，许多骨子老戏如《四郎探母》、《捉放曹》、《空城计》等等，得到了余叔岩先生的亲授，能够步入余氏门墙，已属福分，又加之其秉性沉稳、规矩，学习刻苦自励，所以深得余氏精髓。我们从他所灌的唱片

当中，可以欣赏到在他那响堂、激越、靓丽、宽厚的极佳嗓音中，又孕育着浓厚的余派韵味，即所谓的“挂味儿”。听一曲而三日不知肉味，余音绕梁，隽永沁脾。圈内人都知道，“响堂”与“挂味儿”兼而有之，为一个唱老生演员的上乘功力。嗓子好、高亢甜润，那是先天所得，父母所给；而韵味醇浓，特别是掌握余派唱腔中的“立音儿”、各种“擞音儿”和“三才韵”，是非下苦功夫、不懈钻研不能得到的，这是后天所获，非寒暑不易、朝夕不停不能得来的。

少楼先生天赋极佳，又勤奋不懈，所以在这三十六张唱片中，不但给人以极大的艺术享受，而且由于其学余中规中矩，不越雷池一步，除深得余派三昧之外，又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故可成为后辈学余者之典范。

建国以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少楼先生彻底脱离舞台，而投入到对学生的教授和培养的工作上，且卓有成绩。这突然使我想起，昔日大成先师孔老夫子仕途多舛，退而授学，终于成就三千门弟子、七十二大贤人。孔夫子及孔门十哲终使儒学万载流传，当然，不能如此类比，但我觉得少楼先生退而传艺、传道，也是做了一件多么有意义的工作！

少楼先生从1950年始至1966年遭受迫害不幸离世，十六年当中，舍弃个人名利，甘为人梯，朝出夜归，孜孜不倦。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也。”可见，中华传统文化对于“道”之传承，重于生命。京剧圈内，有一句话叫：“替祖师爷传道”。可见对于“道”——京剧艺术的规律，有多么重视。少楼先生出身梨园世家，数代相袭，父子相传，不绝如缕，故深谙个中轻重，因而少楼先生授课教学，诲人不倦；同行相契，不耻下问，成绩斐然，有目共睹。今日，京剧舞台上，卓然成家的张学津、李崇善，皆其爱徒；而李浩天、安云武、谭孝曾、李宝春、杨汝振等高足，今日也都步入名老生之列。

纵观少楼先生一生，少年成名，中年享名，然人世沧桑，瞬息多变，一度命运多灾，坎坷于舞台之上，受挫而志不衰，以拳拳之心设绛帐于梨园，高徒频出，“余”音不断，其为人、其成绩令后世尊仰，悠悠百年，人间一瞬，有此成绩，当令后世仰慕而学习之。

王少楼先生百年之祭祭文

于得祥

岁在辛卯之春，清明旬日，桃李芬芳，惠风和畅。我宣武京昆艺术发展促进会诸艺友，诚会学栋先生，谨以鲜花素带，恭致前辈京剧艺术大家王少楼先生百年华诞之祭。文曰：

先生生逢江山易鼎之期，百废待兴之际。幼宏远志，寄身梨园；秉承家学，苦耕寒暑，叩师余门，艺品阳春。适髫龄名标日下，投斌庆艺胜梨园。弱冠之年足成惊世之艺，文武之雄叹为翹楚余生。佐御霜十有年不易其势，传佳韵一段曲纸贵洛阳。

惟艺途坎坷，阴风折翅，天将大任，壮志难酬。望甃甃长心裂，顾师门犹痛绝。

呜呼！先生之痛在艺业之艰危，先生之泪在壮志之夭折，先生之难在生息之老幼，先生之苦在心事之难追。

云鹏折翅九霄，鸿鹄志抑当途。朋侪长叹，艺坛堪悲。

幸盛世中国，梨园待举。先生俯身灌叟，请业园丁，荐心血相传薪火，步德艺佑庇群生。得桃李盈蹊，一代新人相继，看须生后辈，几家不出王门。

叹红涛祸水，荡良涤善，慈祥老人，难得一生平安。

悠悠岁月，匆匆百年，先哲已去，惠我遗珍。

先生之艺，天赋人工，白雪阳春，余之翹楚。

先生之人，仁厚长者，明师慈父，德艺双馨。

吾等有幸，得与学栋先生交游，切磋曲艺，共耽皮黄之乐。每闻及先生事，聆先生曲，必有所得。仰止先生当如是矣。

先生之艺传之再传，先生之德荫庇有加，先生之绝唱留与人间，吾辈永存之。

王少楼先生艺术永存！精神千古！

西城区京昆艺术发展促进会同仁敬上！

二〇一一年清明节

忆我的伯父——王少楼

王学栋

今年，是我的伯父王少楼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

王少楼，名兆霆，生于1911年11月8日，卒于1967年1月22日，祖籍山东蓬莱，生在北京城南西壁营胡同，出身于京剧世家。其祖父王顺福，名琪、号佩珊，工花旦；父亲王毓楼，工武生；母亲陈氏；姑母王明华（梅兰芳先生的结发夫人）；夫人徐咏芬（徐兰沅先生的长女）；伯父有弟弟兆震（我的父亲）；妹妹兆兰（继母钱氏所生，适琴师迟天标）。1942年，伯父与父亲由山西街的老宅搬入南新华街135号，伯父住西屋，父亲住东屋。伯父膝下只有一女名学敏，是我的叔伯姐姐，我则是父亲的独子，两家只有我这一个男孩儿。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如今我伯母、父母、姐姐都已相继去世，我亦年近古稀。作为家人，祭奠伯父诞辰一百周年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今沿着旧年的思绪，我将自己所亲历的往事、见闻进行归纳整理，谨此缅怀这位对京剧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艺术家、教育家。

伯父七岁开始学戏，先习武生。我的祖父为他请了教武生戏最好的老师丁连生（丁永利的父亲）。据伯父讲，最初学的是《石秀探庄》和《蜈蚣岭》，一年多的时间便学会了七、八出武生戏。伯父学戏后，我的姑奶奶王明华希望我父亲也学戏，并建议将其送到富连成科班去学，我太祖母觉得科班太苦，便决定请先生来家里教花脸。父亲勉强学了一段时间后，觉得没兴趣，总看着站在柜台里的经理好，后来家里人也不再强求。一日，祖父把兄弟俩叫到跟前说：“我同时培养你们两个精力也不够，现在把能耐教给你（指伯父），将来你挣钱，你弟弟管家。”从此，祖父便把全部心血放在了伯父一人身上。

1919年，祖父与妹夫姚佩兰组织成立了“喜群社”（取梅兰芳乳名“群子”之意），祖父自任班主。由梅兰芳、王凤卿、余叔岩、贯大元、高庆奎、姜妙香等为社内主演。这是梅兰芳与余叔岩的第一次合作（在此之前余叔岩是春阳友会票社的成员），也是梅兰芳首次出国赴日本访问演出的班社。当时新明大戏院落成，戏院股东蒲伯英是参议员，他将新明大戏院提供给喜群社作为固定演出场所。1月23日为首演，当日十出打炮戏中，倒数第三出便是我祖父王毓楼的《金钱豹》。也是在这一年，我的祖母陈氏病故，姑奶奶将他两个内侄，即我的父亲与伯父接到梅家居住。从那时起，伯父便时常观看余叔岩先生与梅兰芳先生排练《游龙戏凤》和《打渔杀家》等剧目。余先生很喜欢伯父的聪明好学，再加上与祖父又是把

兄弟的关系，便高兴地将伯父认为义子。伯父住在梅家期间，梅先生认为伯父从扮相到嗓子学老生比较合适，祖父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安排伯父在前门外的同兴堂饭庄正式拜张春彦为师，自此改学老生。当时家里还请了高庆奎、李鸣玉两位名家为其授课。两年内，伯父学会了《失·空·斩》、《上天台》等十多出老生戏。

伯父十二岁带艺搭“斌庆社”挂牌演出。斌庆社是武生俞振庭创办的班社，社址在大栅栏西边的百顺胡同，演出在三庆园和广德楼。据我父亲回忆，伯父首演的当天，行内人去了不少，家里人也都去了，年高的太祖母是缠足，也由祖父背上了广德楼二楼包厢。看戏时家里人都提着心、捏把汗，生怕伯父的演出有什么闪失。那天伯父唱的是《失·空·斩》，由著名琴师徐兰沅先生操琴，一个十二岁的童伶老生初次登台，能请到如此有名望的琴师来操琴，极其难得。伯父没有辜负长辈和老师的期望，演出很成功，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认为他嗓子、扮相、身段都不错，是个角儿坯子，这也更增强了祖父培养伯父的信心。从此，伯父一边演出一边学戏，在斌庆社六年中，生旦对儿戏常与魏连芳、俞步兰合作，同台另有李万春、蓝月春的武戏，那时这个班社演出很红火，王、李、蓝三人被誉为“斌庆童伶三杰”。最初伯父每天挣十块大洋，后涨到十五块（当时每斤大米四分钱）。

祖父为了让伯父博采众长，在家里又请了雷喜福、曹连孝、李洪春等先生来说戏，同时请名琴师陈鸿寿为其操琴。陈先生原是唱老生的，对谭派、余派声腔很有研究，他曾“傍”过言菊朋，琴艺在当时与杨宝忠、王少卿齐名，他对伯父的成名帮助很大。另外，每逢余叔岩有演出，祖父必让伯父去观摩，花高价买“飞票”也要看，如果与伯父的演出时间有冲突，宁肯让伯父把戏放在前面唱也要赶去看。每次观摩后，伯父均要与陈鸿寿先生一起仔细地研究余派的唱腔和表演。

为伯父学戏，祖父不计工本，除了高昂的学费以外，“三节”、“两寿”也从不缺礼。据我父亲讲，春节给各老师送礼，仅猪肉就是每家半扇，年年如此……祖父期望儿子不论文武，样样都精，真可谓望子成龙啊！

由于伯父天赋佳，学戏又刻苦，在十二岁这年，余叔岩先生正式将他收为弟子。在余先生的指导下，伯父倍加努力，狠下功夫，《捉放曹》、《打棍出箱》、《乌盆记》、《四郎探母》、《南天门》、《坐楼杀惜》、《打渔杀家》、《梅龙镇》、《战太平》、《珠帘寨》、《击鼓骂曹》、《失·空·斩》、《定军山》和《南阳关》等戏均为余先生亲授。1962年的一个晚间，我陪伯父去永光寺中街他的岳父徐兰沅先生家，回来时路过余叔岩先生旧宅，他指着门道对我说：“我十二岁拜了余先生，到先生家学戏的时候，经常是在过道的长凳上坐等，先生起床很晚，所以要到中午以后才开始说戏……”

伯父十五岁开始变声了，祖父很着急，除生活上倍加照料外，更是加紧督促其练功。早

晨天不亮,便陪伯父到窑台儿喊嗓子,夜间同室而眠。那时我父亲常听祖父说的一句话是:“这就看他的造化如何吧!”祖父的心血没白费,总算天遂人愿,半年后伯父的嗓子就倒过来了。

伯父十七岁时随斌庆社首次在天津明星戏院演出,颇受欢迎,被誉为“青年须生翘楚”。次年7月再赴天津,有文报道:“天津中原公司妙舞台聘请少楼献艺39日,声誉鹊起,又在春和戏院演唱乃大红。”1930年,伯父离开了斌庆社,与坤旦雪艳琴合组一班,也曾一同到过天津北洋大戏院演出。前些日子我去拜访今年已经97岁高龄的刘曾复先生,在谈到伯父当年赴津演出盛况时,刘先生说:“王先生在天津很红,1937年他到中国大戏院演出,恰逢我住在天津,去看了几次,王先生的表演和唱儿博彩甚多,戏缘极好。”

1930年夏,程砚秋先生邀请伯父王少楼以当家老生的身份加入“鸣和社”,接替言菊朋先生,与程先生搭档。程先生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除了每场戏挣大洋四十块外,还可单独赴外地演出等。从此,王少楼、程砚秋开始了十余年的合作。7月19日,他们合作的第一出戏是全部《柳迎春》,由程砚秋饰演剧中柳迎春,姜妙香与王少楼分饰前后薛仁贵。后苏少卿先生于《观全本〈柳迎春〉》一文中写道:“少楼扮后部薛礼,身段活泼,做工卖力,嗓音圆润,唱功颇似叔岩。‘薛仁贵的命苦,无亲无邻’一句,最为精彩。‘母又丧命’一句,亦悱恻动人。其余快板流利,流水稳当。此剧是做派戏,白口繁重,情节层出,少楼有此,后望无穷。”

9月间,伯父首次随鸣和社赴沪演出,祖父随行,为伯父当“管事”。戏班人未到,上海三马路荣记大舞台已贴出程砚秋与王少楼并挂头牌的海报。10月3号正式演出,王少楼的《捉放曹》和程砚秋的《玉堂春》为打炮戏。演出中观众喝彩声、掌声不断,演出结束时,杜月笙上台为伯父献了鲜花和银盾。此前,伯父已在京津两地唱红,加之十七岁时在胜利、大中华唱片公司灌制的《捉放曹》和《珠帘寨》等唱片先已发行沪上,当天的演出又以清雅的扮相和纯正的余腔夺人耳目,因此在上海一炮打红。报刊纷纷登载评论文章,《戏剧月刊》主编刘豁公专门撰文介绍伯父的家世与师从,并提到“……少楼砚秋联袂莅沪,唱片公司之有砚秋少楼唱片者莫不利市三倍。”陈彦衡、苏少卿、徐筱汀等戏曲评论家也都发表戏评,对伯父出色的表演予以褒扬,谓之“全才”、“美才”、“学余最为神似”。

1931年,杜月笙家祠落成,大办堂会,南北艺人汇聚上海,伯父以《芦花河》、《坐宫》、《忠义节》连演三天。1931年的《申报》,钱华在《杜祠堂会写真》一文中描述:“三天剧目以第二天(即十日)最有精彩……王少楼之《坐宫》,几大段唱功均臻上乘,〔流水〕与‘贤公主’一段〔原板〕尤佳。”

程砚秋先生出国考察期间,伯父与杜丽云于1933年在上海演出两个月后,又与尚小云先生合作半年有余,并在高亭、长城、蓓开唱片公司录制了多出生旦对儿戏。

是年秋天，伯父与伯母喜结良缘。这桩婚事是我姑奶奶生前做的媒，而祖父对这婚事不太满意，因从梅家论，新郎是梅兰芳的内侄，新娘却是梅兰芳的表妹，辈份不符。另一方面又担心伯父因结婚而用功不勤，所以对伯父的管束更加严厉。我伯母曾经说过：“我和你大爷结婚那天晚上，你爷爷让你九岁的姑姑和堂叔到洞房里睡觉。”我父亲说：“你大爷上厕所你爷爷都派人跟着。”而已成年的伯父对唱戏和生活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有时回家看见祖父便有意识的躲着走。这使祖父更为忧心。那时我的奶奶（钱氏）已故，祖父内心的不畅无人倾诉，他长期心里忧闷，以致极度抑郁。1934年7月的一天，最终精神崩溃而突然辞世。丧父之痛，连同长女在此期间也因病不幸夭折，双重的打击使伯父悲伤过度，加之演出、录唱片过度疲劳，多方因素导致他嗓子不适，从而在家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

嗓子恢复后，伯父又同鸣和社赴长沙、汉口、南京、重庆、成都等地演出。后“鸣和社”改组为“秋声社”，伯父继续与程砚秋并挂头牌演出。

1938年5月4日，新新大戏院为北平育婴堂演义务戏，王少楼、程砚秋、金少山三人合演《二进宫》，立言画刊中有文道：“是晚少楼精神颇好，三个人唱一个调门，台下欢迎盛况固不示弱于程、金也。”戏曲理论家刘乃崇先生在书中也有“高度的艺术享受”之评价。

10月26日至12月1日期间，伯父四处上海，演出于黄金大戏院。头天打炮戏仍为王少楼之《捉放曹》和程砚秋的《玉堂春》。《申报》对其演出的《捉放曹》、《空城计》、《定军山》等均有评论。懋厂以题为《观黄金剧后什谈》一文曰：“嗣砚秋来沪，携之同来，竟因嗓音清亮，扮相清秀，一举而唱红。笔者于其返平之后，亦曾观其数曲，真是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此时之少楼，确已相当成功矣。但享名未久，又以倒嗓而辍演，故砚秋嗣后数次露演春江，少楼均未与焉。此次砚秋应黄金之聘，少楼又因嗓已复原，得与重临沪地。是夕观其演来，嗓音虽不若其初次来沪时之清亮，但亦颇不弱，而其行腔吐字，则反视前次为佳，做派行动，亦稳重老练，进步不小。”另有它文刊以“声势赫赫，此为少楼至之中兴时代也”的盛赞。

1940年春，伯父五赴上海，演出地点还是在黄金大戏院。一天，正值演出中间，舞台上方的天窗处突然落下一人，连同玻璃一起砸向伯父，急躲之下，伯父虽未受伤，但碎玻璃已扎入朝靴，惊乱过后那人已不知去向，受此突然惊吓，伯父再唱时嗓子已一字不出，只有将就着把当晚的戏演完。关于这件事的起因有几种说法：一说那次是伯母随去上海，因打点不周得罪了帮会；一说是祖父不舍得使钱被工人报复种种，但荒唐的是此时距祖父王毓楼去世已六年了。到底真相如何，现在已经无法考证。而解放前恶势力毁灭艺人却是有目共睹的，那双扎进玻璃的朝靴，一直收在伯父的躺箱里。

从上海回来，经过一段时间休养，伯父嗓子再次恢复后便决定自己组班，此事持续筹划

了一年之久，各方面事宜均已基本就绪。但这时京剧已渐入低潮，伯父考虑再三，最后接受了徐兰沅先生的建议，与南派文武老生白家麟合组了“勤节社”。社内演员有武生李盛斌与青衣翔云燕、高玉倩等人，该社南北合作，长年在广德楼演出。期间排演了连台本戏《八仙得道》，此剧情节曲折，演员的唱、念、做、打无不精彩，灯光布景、彩头设计新颖，颇能叫座，因此场场客满，几本戏下来，时间已经是1946年。这时，程先生再次邀请伯父同台重振沪上，演出地点在天蟾舞台。无奈，在演出中伯父的心理创伤挥之不去，终愿望未能实现。这也是伯父最后一次出外演出。

1949年解放后，伯父参加了两期戏曲界讲习班，被选为“学习模范”。1950年当选为“北京市文艺代表大会代表”。期间，同云燕铭、荀慧生、王玉蓉合作演出一段时间。

自从那次在上海受到惊吓后，伯父的嗓子始终未能彻底恢复，总是时好时坏，思前想后，自觉心灰意冷，伯父决心脱离舞台。中国京剧院成立后，马少波先生曾亲到家中邀请，伯父婉言谢绝了。

1952年，伯父应“艺培戏曲学校”沈玉斌先生之邀，担任教务主任兼老生教员。当时艺培是白手起家，连桌椅都是从梨园工会借来的。为了支持教育事业，伯父将自己多年置办的全部行头捐给了学校。每天早晨天没亮，他便从南新华街家里步行到自新路学校上班，天黑后才回到家中。1953年市委决定，由政府接办“艺培戏曲学校”，改名为“北京市戏曲学校”，伯父继续任教务主任。

他对待教学十分认真，从不因为自己身体不好而给学生缺课。1959年国庆节期间，在一次学生彩排时，有个学生忘了词，伯父一着急当场晕倒，住进了同仁医院。病情稍有缓解便要求出院，不顾医生的劝阻，在血压超高的情况下仍坚持为学生授课。由此可见他对教学认真负责到了何种程度。每个星期日，他总要把学生张学津、李崇善叫到家中单独加功，直到他们毕业工作了，伯父仍然为他们继续说戏。我到中国京剧院工作后，孙岳也曾和我说过：“当初我想拜王先生为师，系统的学习余派戏，先生也同意了，可是后来拜师改由领导指定，我虽然没拜成王先生，但去请教时，先生还是一如既往……”通过这些点滴小事，可以看出伯父无门户之见、热心传艺的高尚风格。

谈到伯父的生活，他平时特别注重仪表，头发总是梳理得很光滑，着装整洁、谈吐文雅。我经常看见伯母用嘴咬住一根线的中间，双手挑住两头，为伯父绞脸，并且连手绢伯母都帮他熨得非常平整。我伯母在生完女儿学敏之后，落下了病，她劝伯父再续弦，伯父没有这样做，两人一生都互敬互爱、琴瑟和谐。

我18岁那年伯父曾告诉我：“当初我和你娘（我一直管伯母叫娘）想把你过继过来，但你爸爸不同意。”此事虽作罢，但伯父对我亲同己出，他对我的生活、学习、工作一直都是非